

昌黎先生集

十五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

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

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子樂也一語餘並作吾

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字或

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下有又字吾

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世綏堂

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

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

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

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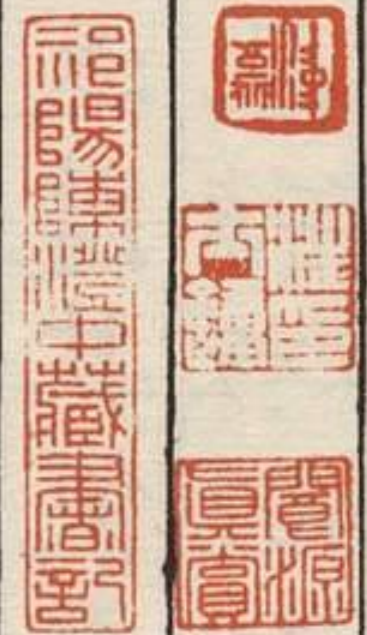
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

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謝以貞元本定今按上語與

世相濁即是从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

悲也無使其字或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

無使其字或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



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幸不死無所於歸遂

來于此於或作與主人與吾有故

主人謂張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

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默默在此

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

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

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

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

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

昌黎卷十五 世綵堂 壽昌

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

熱盡時或作時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

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為山陽故云

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

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念

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

術不得上一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

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

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作智或身今又以罪黜

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為山陽令愁憂無

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

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

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

尺之紙書或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

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今乃乘不測

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

昌黎卷十五 三 世綵堂

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

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

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

懇請或情猶將倒廩傾困困一箇羅列而進也若

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

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

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

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

捆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

困切苦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

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

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

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

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

來京師至是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

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

昌黎卷十五 四世綵堂

國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寵強

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此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

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年

正月不雨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

起穀價不敢貴百妨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

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

摧沮覓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

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

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

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

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

質皦白

或皦或作皎

天馴其心

音馴

其始實得

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揚董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下

三十六

昌黎卷一五

五

世綵堂

五

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

屯之役夫

屯或作田

朝行遇

之迫之弗逸

弗或作不

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

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

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

語請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

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

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

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

戎閭杭本

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今按實我國名不

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

二王號也所謂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

戎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

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

焉道下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伏惟

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

臣未血斧鑽之屬切鐵鑽也日畏威崩析歸我

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

作拆云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

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

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折二字文理分明方

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

又皆誤蓋其屬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

之臣歸我之為大而可願也崩析亦不成文

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以手二義皆通然

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以手二義皆通然

既論語中字則似本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

用論語中字則似本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或無不惠

無文苑作理合全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

默耶杭蜀苑作默賀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

十二月九日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

元貞年元貞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

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

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

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

年矣二十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

成性本好文學作好或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

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

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

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

為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明之為日月幽之

昌黎卷一五 七 世綵堂

為鬼神繼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

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

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

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

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

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駢長

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長堂

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

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

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善上

曰子若無言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

音幾失子矣

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

句為或作其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

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

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

方本不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淳以為今則不響

不識其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

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汲

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既

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八世綵堂明

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

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

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

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

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夫所謂文者

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

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

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
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
文愈之所聞者如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
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
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
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複出古吾
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
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
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
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
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

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為說
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
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
於貌定果於或知人堯舜所難舜或又嘗服
宰子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
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

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

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

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書李

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

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

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

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

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

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也而有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

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

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而今

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無其字若曰長育

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

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

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頓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

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頓字允元○頓

音迪

卷之九 人昌黎卷一五 廿餘堂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

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

天保樂詩保或寶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

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移族從

并與京兆書云移族從以下八字閣抗本如此

為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

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為徙

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頓第二書也其

曰移族從者頓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

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自幕府

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

五日庚上或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

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

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

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及至臨

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

眩惑而自失悼或作悸或作惶或作憚說文

表五情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

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

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

極區或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

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

訛也○丹末切與怛同莊浩汗若河漢正聲

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

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

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而一有且有言也

揚子雲曰雲下或有言字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

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老○顯胡昔者齊

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

昌黎卷十五 十一 世綵堂

管子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子曰

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見韓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

稼孔子曰吾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

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下或有聖賢之

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

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

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

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鄭餘慶字居業元

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
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

猥或作俯方無者
今按言猥若俯者

事上之禮
無者非是

感戴戰悚

或作慄

若無所容措然尚

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

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

或無厥誠字黷或作
瀆字通用或作默則

訛矣又連下句
讀之其誤益甚

愈幸甚三得為屬吏

元和九年元

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餘慶為
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留守公為

都官員

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

方从抗蜀
本無入字

○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
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

竊自計

六

昌黎卷十五

十三

世綵堂

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

較或作校

故事

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

閣無於
字非是輒

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

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

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

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

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

允遽以慙歸僂俛日日

○音泯

遂踰累旬私圖

其宜敢以病告鴟鳩平均歌於國風

詩曹國
風鴟鳩

刺不壹也不在位無君從事獨賢雅以怨刺小詩
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伏惟俯加憐
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幸甚
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

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今以軍人事辨
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
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
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或無日夜思慮謀畫以
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

二冊六十一

昌黎卷十五

十四

世綵堂

角

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

止方並作爾○

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

受容受察

閣杭本無受容

字非

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

之道

或無

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

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

所為以自踈外於大君子

外下或無

固當不

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

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

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

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

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

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

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選陵駕字見

論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

杖之未過也非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

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

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

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

昌黎卷十五 十五 世綵堂

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

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

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

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黤劉伶客至詩

烏黤黤元夜陰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

人受私恩良父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

煩又下語便私恨字不應重安敢閉蓄以

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

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

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閣本
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或作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罷字本
但別本作得一事為名可此句諸本皆不可讀
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
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為特甚
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
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
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
輒改之故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
多誤至此云
 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世綵堂
 邱梓家朝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

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

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

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

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

邁也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人材也君子能長

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也或作其詩曰菁菁

北

昌黎卷十六

一

世綵堂

斤

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

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

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

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

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

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

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

賜之賜或作錫

之或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

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

者舟也或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

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

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

之也無心上或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

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

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

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為駟馱泮闕之詩使聲于廟其用

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

餘字蓋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

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

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

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

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

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

孰長人三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

職或作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

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

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名不著

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

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

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

時俗之所惑與或居窮守約或無亦時有感

激怨懟奇怪之辭音隊懟以求知於天下亦不

悖於教化妖淫諛佞濤張之說音鞠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

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或宮

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無

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

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遑遑乎四

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

貌憂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

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

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

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抑長育之使成材

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一夫

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

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或十下

一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

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

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

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

○今疑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字二或不

並作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

二七六 小字五昌黎卷十六 四 世綵堂

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無而字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

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

其身也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

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

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沒國語重耳不沒於利

注沒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

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

致焉耳一作其致或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

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

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於字可進而進焉不

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無

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

從焉則或作其○疑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

之之謂也或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

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

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而

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

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彼之處隱

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

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

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狖○

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

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

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

非是拙澁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

之仕進者聞下或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

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

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

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

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彼惟恐入山

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其影響

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

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

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止而宰而爵

天子二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

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

昌黎卷十 六 廿餘堂

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

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

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

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

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

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有依字小子不

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

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干黷

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

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

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

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或無乃

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

於左右愈聞之滔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

三十一

昌黎卷十六

七

世綵堂

行

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

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

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仁或作人

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彼介於其側

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

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

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

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

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

之險夷或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甚二字也又

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

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

或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下不

或有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藝

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

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

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子言則然矣宰相

世綵堂

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

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

不能而無足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

為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

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

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

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

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非是

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

進人者或取於盜

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

所與遊辟也

或舉於管庫

禮記檀弓曰趙文子

士七十有餘家

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

憐下或愈再拜

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有察字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

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

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

事見史記輔相

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

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

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

姦下有

人字無欺字非是

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

無之在或字

服之外者皆已賓貢

無之在或字

天災時變昆蟲

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

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

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

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

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
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
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
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
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
公字當是國字
意下或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
有以字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
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
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
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
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
盡除去或無佞
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
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
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
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
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比或
作如此比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

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

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

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餘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

足三及門而闈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

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

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

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世綵堂

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今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

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

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道下一字不得於朝

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

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

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

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音數寧獨如此而已

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或不得上或有恐

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或威尊作

尊威無已或愈再拜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

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

崔大名羣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

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

官一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并自舒其所懷

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

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

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僕雖欲

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

為雖欲或作雖復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

隩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

疑當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

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

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

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

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

方藥

二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

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

者子下或有事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

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

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

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

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

復能自彊不息或我無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

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

退也或無兩字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

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月十日或

或有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

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

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

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

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
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
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

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扳援古昔援于元切攀辭義高遠且進

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

有之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

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

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不能默默聊

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

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

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

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

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

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

好惡出於其心司下或無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

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

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

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

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

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

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顏

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音蚬女夷切既已為之

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書所謂恥過

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

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

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

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

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

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

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

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

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

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

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

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字

窮孤或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

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

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為必竣工人之剖

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刑足不為病和

子則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勅者再剋或作

同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

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

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非尤僕之玉

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刑足下無為為我戚

戚也或無足下字或併無二為字非是方今天下風

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

世

昌初 卷十六

六

世孫堂

元

境或作地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

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

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

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若都不可得猶將

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

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字作唐之一經

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

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

刑信如何也刑或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

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愈再拜

答李翊書翊或作翺非也貞元十八

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僖用是其

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愈白李生足下生之

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能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

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抑愈所謂望孔子

昌黎先生集卷十二 十一 世綽堂

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

邪者下或有也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

謂立言者是也或無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

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

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

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

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

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

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

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

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

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

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

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

其觀於人下或有也字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

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

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

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

汨汨然來矣音○汨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

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

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雖然不可以不養

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

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

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

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

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

而有則時用焉四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

已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垂舍則傳諸其徒垂

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

足樂也乎或作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志乎

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

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

白樊汝霖云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

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

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喜若

為人皆見而說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

為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

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

荆公乃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

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

皇甫持正論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

注千里一正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

如長江大河渾

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

答下或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非本作人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得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方从三本無於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

昌黎卷十六

昌黎卷十六

二十

世綵堂

玉

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

不可及邪

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

其何汲汲於知

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

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

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

疾無聊不果自書

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或無果字

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

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

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

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籍聞議論者皆

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

於其境內者云或無皆字云下惟閣下心

事犖犖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

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翔到京師籍於李

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

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

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

二十七五昌黎卷十六 世綵堂

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嘗籍私獨喜常

以為自今已後已或有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

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

下退下或有而字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

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

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

不能語能或無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

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

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浙水東七州

戶不下數十萬作十或百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

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下計

或有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

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若賜

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

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或無心中字閣下能

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為

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

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

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

唐人多使敵字如盧仝詩敵金擬玉擊或作

拊或無之○今按方說敵字甚怪所引盧仝

詩當亦是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皆

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以文苑但文苑籍

儻可與此輩比並乎字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

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

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

或無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

賜下或有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

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
裁之度之無下或籍慙覲再拜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
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
十年此書云故友元
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

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

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於

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

吾子非庸衆人或有複出庸字
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

叶

三蔡卷十六

三

世綵堂

五

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

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

者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
與方作以○今按方以與

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
孰若从諸本之為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

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

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
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

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見元賓之知人交道

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

於或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

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
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
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
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
與或作歟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

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
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
無異君子之言自眾人視之
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

昌黎卷十六

世綵堂

五

五

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

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

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或

當在此句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

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

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

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

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

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

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眾人蠢焉或作蠢然

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

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已

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

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方本無閣杭

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所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

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

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

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

昌黎卷十六 世經堂

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

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

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

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

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

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

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

見下或有知字見胡愈白旬切公時為博士也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

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

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

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

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亂衣

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

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

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有

世綵堂

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

閒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即

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

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

故當以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無所取資

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

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

處也今年加長矣長下或有復驅之使就其

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

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

多乎有不得字或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

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我或無字知而相愛不相

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

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

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

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

處其所可樂哉安或無字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

為或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

二五六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累累隨行役役

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

悲者悲其不得所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

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

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

息於此也是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

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

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

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

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

者字瓢飲下一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或有昔

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而

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去聲食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

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

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

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

并以自解此候杭本作候此○今按此與與

孟東野書春巳時盡相似說巳見

於彼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世系慶氏
勳梓家翰



